

# 启明女中：宁波革命的燎原星火从这里点燃



俞跃

天一商圈，是宁波的重要地标。在那个风云际会、战火纷飞的年代，这里也是红色宁波的起点，宁波革命的摇篮，宁波地方党组织初创的地方。海曙区解放南路206弄17号的“大革命时期中共宁波地委旧址纪念馆”，这座藏匿于闹市的白墙黑瓦小楼，记载着这段峥嵘岁月。



大革命时期中共宁波地委旧址纪念馆

被辞退的还有赵济猛，这位在教会学校崇信中学任职的老师，是当时青年团宁波地委秘书（职务同书记）。他与杨眉山等人成立了宁波社会主义劳工研究会，积极发展团组织。

1925年2月，在有关党组织的领导下，宁波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受组织委派，聘请一批社会名流、老师，创办了启明女中，地点在湖西醋务桥东立四中附小（今迎凤街西端拗花巷口，偃月街148号）。

启明女中成立后，成了我党在宁波工作的重要据点，也是宁波党组织机关所在地。1925年2月至3月，党在宁波最早的基层组织——中共宁波支部成立。随着宁波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壮大，1925年8月，中共宁波支部改为中共宁波独立支部，启明女中也因规模扩大，搬迁到解放南路丝巷弄（后为丝户巷17号）星云坊。

1926年1月，中共上海区委派徐梅坤来宁波帮助组建中共宁波地

方执行委员会，又调华林（原中共杭州独立支部书记）来宁波任职。1月17日，中共宁波全地方第一次大会在启明女中召开，会议产生了中共宁波地方执行委员会（中共宁波地委），华林任书记兼组织委员，杨眉山任宣传委员，卓兰芳任工运委员，竺清旦任农运委员，陈逸僧任妇运委员。

中共宁波地委组建了工人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国民运动委员会和妇女运动委员会，指导开展相关工作；筹建和管辖鄞县、慈溪、镇海、定海、象山、奉化6县党的组织。至此，中共宁波地区的领导组织架构形成了，启明女中也成了中共宁波地区最早的秘密机关。

启明女中创办早期，学生很少，仅百人左右的规模；老师也不多，但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据学生

金翔群回忆，“教师都是具有革命思想的同志，对学生和蔼可亲，从不大声训斥，经常对我们讲解形势，灌输革命思想，启发觉悟。”“把旧中国比做一座破烂房子，说外国人来欺侮，这房子眼看就要倒塌。我们有责任把这房子弄好。”另一名启明女中学生夏重宜则把启明女中视为宁波革命女青年的摇篮，认为“启明女中这个学校创办的目的就是作为革命活动的据点，并培养一批革命女青年，平时，我们的文化课略少一些，但凡有重大运动我们都参加。”

当然，启明女中作为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组织爱国运动，积极发展党员的阵地，遭到了当局的敌视。虽先后换址、改名，无论是湖西醋务桥、解放南路丝巷弄，还是更名“培英女校”“中山公学”，都没能逃脱被查封的结局。

从1925年2月到1927年6月，启明女中的办学时间不长，但作为当时中共宁波地委机关的驻地，在启明女中召开了地委的重要会议、发出了地委的重要指示。启明女中的很多学生如陈逸僧、金逸群等由杨眉山介绍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启明女中与省立四中成为当时宁波学生运动中的两支劲旅。中共宁波地委的第二任书记杨眉山、第三任书记赵济猛、第四任书记王家谟也都曾是启明女中的教师。

启明女中，它曾经还有一个浪漫的名字——星云坊，这也许可以视为在那个年代的一种革命浪漫主义。启明启明，启迪光明。一个不到10人的支部，一个规模很小的学校，点亮了宁波革命的燎原星火。这里不愧为红色宁波的起点，宁波革命的摇篮。

（作者为浙江万里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 可为与有为

### 世象管见

吴启钱

人生在世，总得有所作为。有为，离不开两个条件：客观上可为，主观上想为。两者缺一不可。可为时不为，或者不可为时想为，都很难有为。

韩信落魄时，赶路坐树下乘凉。树上有一个小孩故意往他头上撒尿，韩信不但没生气，还给了小孩几文钱。韩信走后，又来了一人树下休息，小孩继续撒尿，那人起身拔刀一掷，小孩的命没了……

小孩因为不懂事而在别人头上撒了泡尿，但罪不至死。以韩信的为人，他应该不是有意要害死这个小孩，如果后面那个路人要杀小孩时，韩信在场，想必一定会出手相救。

但小孩死了，韩信可以被冠上一个“间接故意”。这则寓言的题目叫《可怕的韩信》。韩信的可怕，在于他在可为时，选择无为，即不生气，听之任之；不可为时，又有为，给了小孩几文钱。有意纵容，让小孩把恶作剧进行到底，搭上小命。

如果韩信厉声呵斥，甚至把小孩从树上拉下来，痛揍一顿，教训一番，小孩可能会因此害怕而终止恶作剧；或者，韩信一番循循善诱，从思想观念到行为举止，从刑事事责任到民事赔偿，从先进榜样的力量，到恶少的结局，正反结合，有理有据，也可能让小孩觉悟，改邪归正。无论是“大棒”还是“胡萝卜”，都能让小孩知进退。

可为和有为，关键在时机。人们要做成一件事，都有一个不容错过的最佳时机，即机会窗口。错过机会窗口，轻则承担巨大成本，重则付出惨重代价。从事物的发展规律看，山重水复是常态，柳暗花明则多属偶然。

这方面，古人可谓看得清楚说得也透：“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

悲”“杂草铲除要趁早，子女教育要从小”，说的是子女教育当在可为时开始，从娃娃抓起，不然就是“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真的会一蹶不起千古恨。

是否“抓早抓小”就真的好吗？也不一定。比如教养、好习惯、常识等，父母以言传身教的方式，抓早抓小肯定事半功倍。而知识、技能等，大水漫灌式的培训，则容易“积食”，抓早了，让孩子产生厌学情绪，反而不好。也就是说，在教育问题上，有为还是要看条件是不是可为，如果不可为而为之，就是拔苗助长，适得其反。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说的是子女若要对父母行孝尽孝，应该在父母健在的时候。因为“时间往而不可追，亲人去而不可得见”。在孝敬父母之事上，如果可为时不为，那么人生的“风树之悲”就不可避免。正如作家毕淑敏说的：“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到时，该又是怎样的悔痛莫及！所以，孔子告诫：“父母在，不远游。”

“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今朝有酒今朝醉，莫让金樽空对月。”说的是人生行乐要及时。否则，那种“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遗憾，那种“一个转身就错过一辈子”的痛苦，那种“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心碎与无奈，足以让人怀疑人生。所以，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人生有两样事情不能等，行善和尽孝，确实有理。

在大有可为的新时代，有意无意“躺平”，想有为时就会为时过晚，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不可为时乱为，则是一种“没有条件偏要上”的莽撞，多半会劳而无功，加剧了内卷，为也是白为。这两种情况，想要有所作为的人，不能不察。

### 老话新聊

桂晓燕

一年一度的高考刚结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高考期间出现的一些奇葩现象，可以说很值得人们关注和思考。

奇葩一：旗袍惊艳登场。据说旗袍象征旗开得胜，于是许多送考生上场的妈妈纷纷穿起旗袍，有的还捧着标语牌，上书“金榜题名”“梦想成真”“超常发挥”等口号。不但妈妈们穿旗袍，有的高三老师也穿，说是为考生减压。您瞧这张图片，两位膀大腰圆身材魁梧、却穿着女式旗袍花枝招展的男老师，大概觉得有点难为情，每人手执一把团扇，羞答答地遮住了面孔。有人想对那些妈妈说，最好再骑一匹马，马到成功嘛。呵呵！您还别说，真是有人牵几匹马过来出租，保证生意红火！

奇葩二：考场门外放炮。例如高考第一天就传到网上的山西晋中某校门口的热闹一幕，定能让您“大开眼界”。考生在里面紧张答题，家长在外面忙着放炮。他们一个个在地上点上香烛，铺上纸头，供几只糕饼水果，然后朝着校门方向跪拜磕

## 鸡毛敲钟，石板种葱

头，口中念念有词……毫无疑问，家长们是在祈求菩萨保佑，保佑自己的孩子考试顺利，榜上有名，千千万万别名落孙山，输在高考的起跑线上！有网友议论道，就差没请道士作法了。

奇葩三：甘蔗香蕉助攻。有一群考生的老妈，人人以旗袍当战袍，手握一根2米来长的甘蔗当武器，甘蔗头上挂一把香蕉，在学校门口排开一字长蛇阵。请问这是什么法宝？不会脑筋急转弯的瓜众猜不出来。原来甘蔗的“蔗”谐音浙大的“浙”，香蕉的“蕉”谐音交大的“交”，这是希望孩子考上浙大或者交大。嘿，那要是手里攥一只青蛙，岂不是能考进清华大学了吗？有没有觉得很可笑？

家长们的心情可以理解，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考出好成绩。可问题是这样做有用吗？不得不说的是，家长们煞费苦心做的这些事，好比老话所讲的“鸡毛敲钟，石板种葱”——没用！鸡毛敲钟会响吗？石板种葱能长吗？无数事实证明，考试是靠孩子自己的实力，不靠旗袍，不靠甘蔗香蕉，也不靠菩萨帮忙。比如笔

者认识的一个姓陈的女孩子。当年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复旦大学，但她放弃了，原因是复旦的这个专业她不感兴趣。为此她另外报考了上海交大自己喜欢的专业。许多人为她惋惜，同时为她担心，万一考不上怎么办？小陈对自己的实力充满信心：“我不可能考砸！”结果如愿以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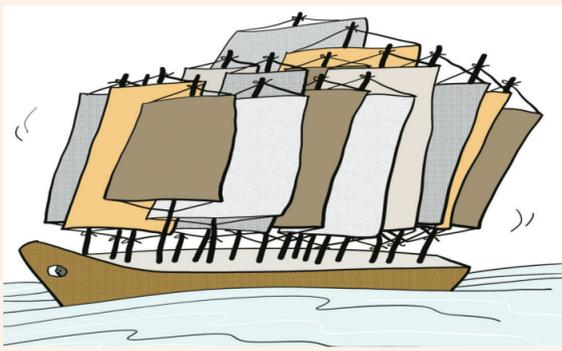
走进高考考场孩子，正处于逐渐成人、独立意识日益增强的年龄，所以许多孩子并不愿意家长送考。他们对于那种旗袍口号阵、甘蔗香蕉阵之类，也并不领情。不但不能减压，反而感到压力增大。据了解，网民对于上面所说的种种奇葩现象，尤其是在学校门口神神叨叨放大炮，大多数人以为为然，有人更直指其为迷信活动。作为21世纪的现代学校，本应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殿堂，怎能允许这种愚昧无知的迷信活动沉渣泛起？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宗教活动，我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这样做未尝不可。对不起，您这是将宗教与迷信混为一谈了。尽管宗教与迷信都是有神论，但是

迷信并不属于宗教范畴，两者有显著区别。简言之，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备特有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和宗教理论，并有严格的宗教仪式和相对固定的宗教活动场所。同时宗教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人类的各种思想文化成果，成为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而迷信则泛指对人或事物的盲目信仰或崇拜，不具有上述宗教特点。别的暂且不论，仅就“相对固定的宗教活动场所”这一条来讲，在学校门口随意设地摊拜菩萨，就已经离经叛道了，而且场面十分混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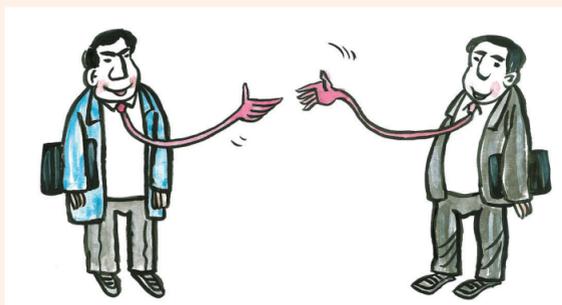
根据中国民间神佛菩萨的“专业分工”，与高考对口的菩萨，应该是掌管读书人考试功名的文昌菩萨，也就是天上的文昌星。家长如果非要拜文昌菩萨，请您到道观内的文昌殿去拜，切勿请文昌菩萨在地摊上吃东西，惹文昌菩萨生气，惹他人笑话。您如果体会到孩子的感受，认识到宁波老话的含义，不做“鸡毛敲钟，石板种葱”的无用功，那就恭喜您进步更大啦。

### 漫画角



行船难

于昌伟 绘



某种社交

蓝波 绘

## 越骂越出名

汪金友

有个叫老齐的作者，写了10年诗歌和散文，并出过两本书，可还是没有名气。没有人找他约稿，没有人找他签字，甚至市里开个笔会、研讨会之类，也没有人通知他参加。为此，他很苦恼。

有一次，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提醒他，应该找一个全国有名的评论家，给你搞一篇评论，在省报或专业报发出来，你的名气，一下就上来了。当然，找人家写评论，是要花钱的。听说低于5000元，人家不写。

此后，老齐托省会的一个亲戚，真的找到一位很有名的文学评论家，送上自己的两本书，还有一个5000元的大红包。评论家答应，不出两个月，评论稿一定会发表出来。

刚过一个月，评论家就打电话，说写他的评论稿，将在明天省报副刊的头条位置刊出。老齐兴奋异常，但等到报纸来了一看，顿时

傻了眼。原来，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这样的：《无耻而糜烂的写作——评老齐的作品》。

老齐怒不可遏，立即给那位评论家打电话：“我让你帮我写点好话，为什么通篇却是骂不绝口。”评论家听了，先是一愣，然后笑眯眯地说：“搞错了，搞错了，我把你和老徐搞混了，没有捧你而是骂你。但按照行情，你还得补交3000元，因为骂稿的稿酬是8000元。”“为什么？”“因为越骂出名越快。不信等着看，不出一个月，你就会名扬全国！”

果然，这篇评论发出之后，老齐名声大振。不仅他作品的阅读量猛增，而且不断有记者来问，问他怎么得罪了那位评论家。还有一些人，在网站和微信里发文或跟贴，力挺老齐。说他的作品立意新颖，独树一帜。各种约稿、邀请函也纷纷至沓来。

有人说，这是当下文坛的一种怪相。出名的不一定写得好，写得好不一定能出名。出名不出名，主要在于是不是有人捧、有人骂。而且骂的效果，比捧还要好。尤其是让人骂，在大的媒体上去骂，很快就能一骂天下知，名声传千里。

为什么越骂越出名？因为现在捧人的太多，骂人的太少。无论写什么烂诗烂文、庸诗庸文，无论是发表在报刊上还是粘贴在微信朋友圈里，都会有人大捧特捧。生人不捧熟人捧，别人不捧亲友捧，报刊不捧互相捧，你说我是“李白再世”，我说你是“杜甫显灵”。人们看赞声、捧声看得多了，偶尔发现有个骂声，就觉得非常新鲜，争相围观。点击量和阅读量，一下子就上来了。

还有人说，和名人打官司，比挨骂出名更快。最好是有名人告你，如果没有，你就去告名人。如

今的文坛，静得像一潭死水。没什么浪花，更没什么争鸣。如果有人向某人宣战，无疑会吸引众多的目光。无论大报小报还是网络媒体自媒体，巴不得有这样的花边新闻。因此和名人打官司，也成了一条出名的捷径。

越骂越出名，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缺少鉴别，缺少批评，缺少争鸣。因为没有人去分好坏，所以鱼龙混杂；因为很多人喜欢吹捧，所以竖子成名。只是难为了读者，寻找时代精品，无异于水中摸鱼、沙里寻金。

可是，这样的出名，又有什么用呢？可能一时半会会吸引很多粉丝的关注，甚至会成为一个网红，出头露面、直播带货。但这一切，都只是昙花一现。因为文人立足和传世的根基，还是文学作品。没有好的作品，怎么吹、怎么炒、怎么捧，最终都是一场空。



有点感觉了

鲁楠 绘